

七场话剧

毕竟是春天

王际春 蔡 乾



河南省戏曲工作室

七 场 话 剧

毕 竟 是 春 天

王际春 蔡 乾

河南省戏曲工作室

前 言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祖国到处充满生机，充满希望，洋溢着蓬勃朝气。但在某些角落里，依然残留着冬日的冰雪。

我们不想粉饰生活，盲目乐观。也不愿悲观抱怨，舐着伤口叹息。而是想把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想到的，用我们的拙笔写下来，奉献在各位面前，以期共同思考。不过，我们确信，尽管生活中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三中全会以后毕竟是春天。

话剧创作我们仅只是学步，在该剧创作和演出过程中，直接得到河南省委、郑州市委有关领导同志的热情关心与支持以及文艺界朋友们的帮助与鼓励，借此机会，谨致谢意。

作者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人 物 表

- 郑玉华 女，五十余岁，牡丹市公共汽车公司党委书记，经理。
- 老 耿 男，五十七、八岁，公共汽车公司付经理兼修配厂长。
- 曲春山 男，五十岁，公共汽车公司党委付书记。
- 田 超 男，二十七岁，修配厂技术员。
- 王福海 男，四十余岁，公司党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 王俊才 男，二十八岁，王福海之子，六车队队长。
- 司马惠民 男，三十八岁，归侨，技术员。
- 辛淑文 女，三十六岁，公司技术科技术员。
- 辛 明 男，二十五岁，淑文之弟，售票员。
- 郑小华 女，二十三岁，郑玉华之女，售票员。
- 丁 元 男，二十余岁，流氓扒手。外号“业余华侨”。
- 姗 姗 女，二十余岁，待业青年。
- 田局长 男，五十多岁。
- 男女群众等。

第 一 场

〔一九八〇年早春。下午。

〔牡丹市汽车公司修配厂车间，宽敞的铁门敞开着，多年不用已经锈蚀的行车脚架兀然立于一旁。其余空间为停车场，待修的，扒去车皮的，揭掉顶篷的大轿车零乱摆满院落。

〔在发动机的隆隆声和榔头敲击声中幕启。

〔王俊才和几个青年工人围坐在一辆破车下面打扑克牌，王俊才输了，众起身让开，罚王俊才翻筋斗，王欲耍赖，众人起哄。

青工甲 怎么，赢起输不起？

青工乙 才当了几天队长，就放不下架子啦！

青工丙 小子，这筋斗不翻，看你走得了！

〔众扭住王俊才。

〔田超拎两根钢管上。

田 超 哎，上班时间别这么穷闹腾了。

〔众陆续下。

王俊才 超弟，多亏你给我解了围，要不……

田 超 （责怪的）你不知道郑经理回来了？没事就老实实在车队待着，注意点影响。

王俊才 得，还是你老弟，有个当科长的派头。

田 超 胡扯什么？

王俊才 别瞒我，昨天晚上你姨夫到我们家跟我爸爸说的，

第二批提拔中青年干部名单马上上报，你老弟要当生产技术科付科长啦，还有你那个“拉非克”，当工会宣传科长。

田 超 （示意对方住口）你来干什么？

王俊才 还不是为了你那个分厂修理方案，耿厂长这个老顽固，还欠咱们队一部三〇车床，要了多少次就是不给，不行我找郑经理告他。

田 超 算了，老耿头跟郑经理是老战友，恐怕他还要告我们的状呢。

王俊才 怕什么？你爸爸是咱们的顶头上司，她郑玉华还能咋的？

田 超 你懂个啥？郑玉华从财经学院进修一回来，市里就任命她为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党政一起抓，连我姨夫也靠边了，这恐怕是有点来头。

王俊才 （不在乎的一挥手）嗨——（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这是给你的。

田 超 （忙装起）

王俊才 我知道你后天过生日，要用钱，这个月给你这个数。

（伸一个指头竖在鬓旁，故意瞪大两只眼）

田 超 大家都是这么多？

王俊才 那能啊，他们是这个数（伸一个指头闭一只眼）少一个零。超弟，生日怎么过？

田 超 爸爸不叫在家里闹了，我跟姨夫商量在他家玩玩，明天你通知几个老哥们算了，人别那么多，主要是

她……

王俊才 噢，我知道了，“拉非克”对吧？

田 超 跟她少贫咀，她可不象姗姗。去把这个套套丝，再找人去电镀一下。

王俊才 你不是有落地灯了吗？

田 超 是送给她的。

王俊才 噢，（接钢管，走）咦！真邪，说谁谁就到！（作鬼脸，下。）

〔郑小华上。〕

田 超 （凑上去）小华。

郑小华 噢，田技术员。

田 超 有事？

郑小华 嗯，有人给妈妈送了幅画。（走）

田 超 小华……

郑小华 嗯？

田 超 小华，我听说领导要提拔你当宣传科科长啦。

郑小华 不可能，我没那才能。

田 超 这是王主任亲口对我说的，名单都报上去了。

郑小华 噢？

田 超 真的，我也是付科长，这没什么了不起，我爸爸十八岁就当区长啦。

郑小华 我跟你比什么？你是大学生。

田 超 我们互相帮助嘛！（飘飘然）噢，后天是我的生日，如果看得起的话，请你来玩。

郑小华 假如你乐意，我一定去。（边说边下）

田 超 非常荣幸……

〔珊珊上。〕

珊 珊 她是谁？

田 超 是一个售票员，找她妈妈来啦。你来干什么？

珊 珊 怎么，我不能来？

田 超 上班时间，影响不好。

珊 珊 哟，还没当科长呢，倒先摆起谱来了！

田 超 你别听王俊才瞎扯，有啥事快说。

珊 珊 后天是你的生日，也是我们相爱纪念日，今年怎么过，我也得准备准备呀。

田 超 今年就免了。

珊 珊 怎么啦？

田 超 我爸爸不准搞什么祝贺了。

珊 珊 那就到我们家来吧。（说着拉住田超的手）

田 超 （不耐烦地）别拉拉扯扯的，叫大家看见多……

珊 珊 装什么正经？当着大家的面我也敢说我爱你！

田 超 好啦，好啦，我亲爱的。（看看四周无人，匆匆吻一下珊珊）下班我去找你，咱们一块到办事处去找王俊才他三舅给你安排工作。

珊 珊 （撒娇）嗯……我不去集体，叫你爸爸给我安排国营。

〔幕后传来人声。〕

田 超 看，公司领导来啦，叫他们撞上多不好。听话，我的鸽子！（哄珊珊同下）。

〔郑玉华、老耿、曲春山谈笑着上。〕

曲春山 老郑啊，总算把你这个财经学院的大学生给盼回来了，我这个代书记代经理该歇歇肩喘口气啦！

郑玉华 你？休想！

曲春山 瞧，脾气还是一点没改。（三人笑）老郑，你可不见老啊。

郑玉华 还不见老？瞧这白头发……（不无感慨地）想想满有意思，淮海战役那会儿，咱三人同坐过一辆运弹药的车，公司成立那时候，咱同坐一辆路线试行车，十年浩劫，咱同站一辆游斗车，今天，八十年代的春天，咱又一起登上奔“四化”的车了。

曲春山 说得好，真有点……啊，诗意哩，哈哈……

老 耿 别什么湿意干意啦。说正经的吧，现在是一线告急，二线无力，失修失保的车在线路上跑，经常把乘客搁在半道上……

郑玉华 你是付经理，修配厂长，二线司令啊！

老 耿 我们那个宝贝技术员田超，搞了个什么方案，每个车队搞个修理摊子，把我的设备、技术力量、材料备件搞了个五牛分尸，我都快成光杆司令啦！

曲春山 （向郑解释）这是田超，为了车辆能及时得到保养修理，提出的改革建议……

老 耿 鬼哟，他懂个啥？

曲春山 老伙计，田超总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大学生嘛。

老 耿 哼，他这个推荐牌的大学生啊……把我可害苦了。你看看吧，那些小摊摊，为了捞外块，挣奖金，拼命拉关系，争着修外边的车。可自己的车呢？往我

头上压，我拼上命干，一个月修五、六部车，瞧这院里仃的待修车，线路上跑的失修车，我心里……唉！

曲春山 （指郑）这不是经理来了吗。

郑玉华 你可真会转移目标。

曲春山 本来嘛！

郑玉华 那好，我给你们看个东西（展图纸）

老 耿 （见图）啊，是它！

曲春山 （茫然地）这……

郑玉华 这是从专案组移交的废纸堆里翻出来的。

老 耿 （捧图）天爷，因为你多少人遭殃受害啊！

曲春山 噢！……

老 耿 玉华，你……

郑玉华 （指兀立的行车架）我想把这个技术革新项目全部搞成。你们看怎么样？

老 耿 好，要是把这个机械化修配线搞成，修车功效可以提高十倍。天爷，十倍呀！

曲春山 你的胃口真不小，真要象你说的提高十倍，那又该捶着桌子喊叫“我吃不饱！”

老 耿 那……

郑玉华 对，一定会是那样。现在咱牡丹市多少单位的车，都是送到外地去大修，真叫人眼气。如果我们把这条修配线建成，不仅解决了我们的问题，还可以把全市汽车修配业务，都抓过来。

老 耿 好！

曲春山 这得花些钱吧？

郑玉华 我这两天检查了一下，基础和骨架还满好，我们再攒攒攒家底，投资不会太多。

曲春山 （抽了口气）这恐怕……

老 耿 怕啥？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该花就得花！

曲春山 这一摊儿谁具体来抓？

老 耿 当然是司马。

曲春山 司马，不太合适吧？

郑玉华 怎么不合适？这个方案的设计和施工都是司马领着搞的。

老 耿 哼，“派遣特务”！“里通外国”！

曲春山 看，看，你又来了，别忘了，是我们党委给他平了反嘛！

老 耿 那是大势所趋。平了反怎么样？叫人家到六车队当仓库保管员……

曲春山 老兄，这里面有个情况你还不了解。

老 耿 什么情况？

曲春山 他要求出国。

老 耿 我知道，那是前几年的事，那时候司马受的啥待迁？我们关心过人家吗？直到今天，我们认真地给人家解决一件实际问题吗？……

郑玉华 老曲呀，老耿的话很忠恳。刘玄德三顾茅庐，请出个卧龙，得以三分天下。我们要搞“四化”，也真得有点礼贤下士的作风哩！

曲春山 （苦笑）哼……

〔静场。〕

〔郑小华上。〕

郑小华 妈妈，啊！耿伯伯，曲叔叔都在这儿。

郑玉华 有事吗，小华？

郑小华 你请陈伯伯作的画送来了，是不是再作个框子？

曲春山 什么画，也叫我们欣赏欣赏啊。

郑玉华 请美术界一位朋友画的（老耿与小华一起展开“怒海风帆”的国画）

曲春山 哎呀，画的真好！老郑啊，这画一定有什么含意啦？

郑玉华 就算是座右铭吧。

老耿 座右铭？

曲春山 噢？

郑玉华 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就好比这条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海上有风暴，水下有暗礁，但是，三中全会已经指明了航道，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勇往直前，就一定能达到胜利的彼岸。

老耿 嗯，好！

曲春山 啊！

郑玉华 让我们这些水手，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吧！

曲春山 好吧，我还得到局里去一下，看看咱们的招工指标批下来没有？（下）

老耿 （望着曲春山的背影）他变了！

〔田超上。〕

田超 小华！啊，郑经理，耿厂长。

郑玉华 啊——

老 耿 （没好气的）田技术员，上半年的修车计划安排出来没有？

田 超 失保车太多，不好安排……

老 耿 这样搞下去，到明年就不用安排了，车早就跑零散了！

田 超 耿厂长……

老 耿 走，我跟你一块搞，下午干不完，晚上咱都辛苦点。
（下）

〔田超看一眼小华，无奈地跟下。〕

郑小华 老耿伯就这点不好，叫人多下不来台。

郑玉华 我看你老耿伯对事业这种认真精神，很值得赞扬咧！

郑小华 那也得看看跟谁嘛……

郑玉华 嗯？

郑小华 我看田超还不错呢，再说，他爸爸又是老局长。

郑玉华 噢？那又怎么样？

郑小华 反正不一样。

郑玉华 噢……（思考片刻）我听说你最近跟田超很接近？

郑小华 都在一个公司嘛。还能不接近？

郑玉华 不见得吧，你和辛明闹什么意见啦？

郑小华 谁和他闹意见啦？

郑玉华 （严肃地）小华，我希望你要珍惜和辛明在艰难岁月中建立的感情！

〔静场，王福海上。〕

王福海 啊，郑大姐，小华也在这儿！

郑玉华 噢，老王。

王福海 郑大姐回公司主持工作，同志们都很高兴啊。

郑玉华 但愿别让同志们失望。

王福海 您太谦虚了。（转向小华）小华，听车队反映，你经得起锻炼，工作很不错。

郑玉华 老王，有什么事吗？

王福海 （从皮包内取出一份材料）这是前不久，曲书记主持党委工作时，根据中央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指示精神，拟定的一个名单，准备上报，请你看一下。

郑玉华 （接看）这是第二批的名单吧！

王福海 对，第一批已经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里啦！

郑玉华 （看女儿，掏钥匙）小华，你先回去吧。

〔郑小华不悦地接过钥匙，走了几步躲在车身后。

郑玉华 （看名单，踱步沉思）……

王福海 郑大姐，你看……

郑玉华 选拔人才，这是改革干部制度，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半点马虎不得。据我了解，同样是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司马比田超更有真才实学，同样是售票员辛明就比小华踏实肯干。为什么不重用前者而提拔后者呢？还有，对第一批选拔的干部，群众反映很大，这都值得我们考虑呀。

王福海 那是，那是，不过田技术员这次搞的分厂建议，就是重大贡献嘛，当然，你对干部子女高标准严要

求，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看就上报吧！

郑玉华 这个（把名单给王）先不忙上报，咱们再慎重研究一下。

王福海 那……也好，我走了。（下）

郑小华 （从车后冲出）妈，你……

郑玉华 怎么，你没走？

郑小华 我……（委屈的哭出来）

郑玉华 听见也好。

郑小华 妈，我真想不到你……

郑玉华 我怎么啦？

郑小华 我从小跟着你和爸爸当狗崽子，吃够了苦，受够了气，送到山旮崂去接受再教育，最后回到这公共汽车上端票盒，量马路……过去你受迫害，没有权，可今天，人家开绿灯，你倒开红灯……

郑玉华 怎么，“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株连九族，今天，难道你叫我搞封建世袭，鸡犬升天？

郑小华 我不明白，世界这么大，工作这么多，干吗你偏要回来当经理？干吗偏来挡我的路？（冲下）

郑玉华 小华，小华……

〔汽车声嘎然而止，老耿气喘吁吁跑上。

老耿 玉华，快走！六车队出事故了！

郑玉华 啊！

老耿 607号车前右轮“飞烧饼”了！

郑玉华 乘客怎么样？

老耿 详细情况不清楚。哼！分散修理，看看重用的什么

人，不出事故才有鬼呢！

郑玉华 先不说这些，马上到现场去！

老 耿 咳……

〔二人急下。切光。汽车声远去……〕

——幕急闭

第二场

〔前场次日上午。〕

〔辛淑文家。几上突出一帧淑文丈夫苏祿的遗象，桌椅均为竹藤制品，天幕上是牡丹树的绿色海洋。〕

〔幕启：辛明站在桌旁，一面翻阅书籍，一亩用三角尺在比画着什么。然后自言自语地在问答。〕

〔辛淑文挎装满菜蔬的竹篮上。见弟弟连说带比划，笑出声来。〕

辛 明 姐姐，你笑什么？

辛淑文 笑你那傻样儿。

辛 明 姐姐，这个星期天，咱们怎么改善？

辛淑文 你看。

辛 明 茴香菜！

辛淑文 中午吃茴香饺子。

辛 明 太好了。（拎起盛肉馅的塑料袋，故意地问）哟，姐姐，咱俩能吃这么多？

辛淑文 （瞪弟弟一眼）去！

辛 明 对、对，还要给咱们的邻居，我的老师——司马惠民同志，送两碗薄皮大馅一咬流油的茴香饺子！

辛淑文 去，去，去！少贫嘴，把你那一摊先收起来，择菜剥葱。

辛 明 遵命！

辛淑文 都二十五、六的人啦，还象个小孩儿。

辛 明 你别不认帐，反正我心里有数。

辛淑文 什么数？我看见郑经理处理607号事故，一夜没合眼，小华又跟她生气没回家，想请她来咱们这儿吃饭。

辛 明 噢……

辛淑文 唉，郑姨一回来，就碰上这种糟心事！

辛 明 叫我看公司的问题很简单，关键是用人不当。你看看重用的都是啥人？

辛淑文 有什么办法！

辛 明 司马老师，要学问有学问，要才干有才干，叫人家去当仓库保管员，明明是一匹千里驹，偏叫去拉磨，这不是糟塌人吗？

辛淑文 唉！

辛 明 哼，我要是经理呀，先起用司马老师。

辛淑文 你别老提他好不好？

辛 明 姐姐，你干吗要自己折磨自己？

辛淑文 小明，你不懂……

辛 明 我懂，你在爱着他，他也爱着你。让那些小市民的流言蜚语，无赖们的阴谋诡计，统统见鬼去吧！